

（一）写给时间本身

巴别图书馆的时间之书

什么是时间？

首先我们要理解空间和无限。由无限的时间和空间构成了宇宙。在博尔赫斯的想象之中，他想象宇宙是一个巴别图书馆。“宇宙（别人管它叫图书馆）由许多六角形的回廊组成，数目不能确定，也许是无限的，中间有巨大的通风井，回廊的护栏很矮。从任何一个六角形都可以看到上层和下层，没有尽头。回廊的格局一成不变。边上的螺旋形楼梯上穷碧落，下通无底深渊。门厅里有一面镜子，忠实地复制表象。”

我们不妨提出这样一个构想，在这样的一个对称、反复、重叠的宇宙图书馆中，时间仅仅是你读的一本书，我们的本体本来不是鲜明地存在，在我们选择了那本书的时候，我们进入了那本记忆之后，回到那本意识的时间起点，就像在荧幕放起大电影一样，我们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重新看到，重新感受，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个放映的电影之中。我们的意识重新和那本书肉体连接。这看起来很荒谬，因为这否定了物质的存在，完完全全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体现。

然而为什么这么设想呢。因为我总觉得时间给予了我们自由，然而又是一种禁锢。我们的结局是不是早早的在一本书中写好了，因为读这本书我们进入了这个意识当中。在一个时间流动的宇宙中，我们可以在时间的流动中感到变化，是一个未来可由你自己掌握的自由。然而这真的是自由吗，未来真的能够由我们掌握吗。

我们假想一个时间不流动的空间，在这里时间并非没有流动，而是所有的时间都压缩重叠到一块，在这里，你一出生就可以看见你死去的场景，你确实能够掌握你现在自由的意识，你的思想，你的行为，然而你的结局却是已然注定了。看到这些你想要反抗，然而你一抬头又看见了反抗秩序的你也在这个时间重叠的版画之中。这里的时间对你来说确实在不断的改变，然后所有的一切你都无法改变，这就是一种束缚和禁锢。而在时间流动的宇宙，会不会是所有的结局和所有的过程的发展都只是向我们隐藏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宿命论让我对预言和宿命感到惶恐，而无法证明宿命是不是真的存在，时间到底是怎样的，这些未知的谜团，让我无力反驳这些神奇假想的存在。

而在一个时间凝固的宇宙中，所有都是固定的，生存的永远生存，毁灭的永远毁灭。存在的事物不用担心自己会走向毁灭，毁灭的也不用徒劳憧憬自己的存在。所有的一切都在印在一幅画当中。这看似是一种有限的禁锢，没有时间的变化，但却是一种自由的解脱，明白我永远不会再毁灭了，我是真的在这个宇宙中存在了，而我的毁灭是永不可能复生了，我该安静平和的进入那片黑暗中独自安眠了。

因为在现实的世界里，时间可以是无限的，没有尽头。然而事实上，对于我们生物体来说，我们有新陈代谢，我们有物种进化，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存在是暂时的，我们为了更好的活着，我们不能浪费有限的时间。

就像博尔赫斯所说，失眠是知道别人独睡而自己不该独醒，是渴望进入梦乡而又不能成眠，是对活着还将继续活着下去的恐惧，是懵懵懂懂熬到天明。因为有限的时间，因为生物的节奏，我们必须在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情，在合适的年龄做合适的事情。一旦落后于这个节奏，我们就如同失眠的人，对那即将无为碌碌度过的时间感到惶恐无力。

所以在一天当中，日落总是令人不安，无论它是绚丽抑或是贫乏，但尚且更令人不安的，是最后那绝望的闪耀，它使原野生锈，使得一切事物的界限不再分明，所有的一切又都笼罩在平等的黑暗和混沌中，再也分不清你我，意味着一天的光阴就这样逝去。

不过时间要怎么才能被渺小的我们掌握。在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我们本来就没有名字，那些曾经组成过恐龙身体的原子又重新构成了我，构成了鱼，构成了水，而我们最终也是一团没有名字的原子，我们混杂在一起，没法分别。如果将时间想象成有形之物的话，我们曾经存在的痕迹或许只是一块凝固的时间上一点美丽的条纹，如同远古动物的尸骸沉积在岩石上形成了化石。

所以，从长远来看，时间作用在我们生物体身上的结局难道不也是注定的吗，不都是化为尘土，所以何不宽和的对待我们这有限的时间。于是这样想，我在春天来到了紫金港的湿地之中。丛丛褐色的芦苇荡，嫩绿的柳树，春江春暖鸭先知。我散漫的坐在大草坪上，天空辽阔蔚蓝，白色的鸟追赶着白色的鸟，黑色的鸟从一棵树飞至另一颗树。各种各样的鸟繁茂的啾鸣，从四面八方传来，水鸭轻击这水面，翅膀拍出一串串水花。

时间就这样定格在这一刻，不用理睬时间的有限，不用惶恐结局的注定，我只感觉我的灵魂在这一刻，在这阳光的照耀下，在水面的映射下，缓缓到走出这具身体的束缚，慢慢的，一刻不停地，走向那温柔的水，沉入那深深的水。直到在那水底，水草爬上我的白骨，淤泥覆盖了我的名字，再也分不清我和芦苇，和鱼，和水。

在一个生命的时间终点，在巴别塔的图书馆里，一本书停止了呼吸，正如一块钟表停止了转动，一个电影落下了帷幕。你的意识又回到了图书馆，你的结局和书里的结局似曾相识的相拥，你恍然大悟，又翻越过了一本书的时间。书并不长，它的时间篇幅并不大，然而就如同一个房子，房子不大，显得大的是阴影，对称，镜子，我们的不熟悉和孤寂。

(二) 写给长征中雪山顶上的夜空

雪山顶上的夜火

让我们想象一名长征时的红军小兵，想象这样一个小兵在七十年前仰望长征路上雪山顶的夜空，他最有可能看到什么。

是漫天风雪，白茫茫一片，空荡荡的雪原，即看不到生机和希望，也不是完完全全的绝望。然后是感到饥饿。在须角眉梢，他感到，森然生凉，雪悄悄的落在身上，那阴阴的凉气正悄然凝成霜花，贴缀着他惨淡的少年容颜。

如果仰望夜空他应该怎么想。这样一个高山上，应该说极有可能看到星星，然而有时候云和雪会遮挡住天空，让看见星星成为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况且，在大家都在赶路的时候，又怎么有闲情逸致去看星星。事实上，雪花飞舞粘在睫毛上，眼睛周围一片霜花，根本无法睁大眼睛。

黑暗，漫无边际的黑暗，厉风刚蹭着皮肤，却是一片火辣辣的疼痛。

他想到家乡的河流，在最冷的时候，河岸边霜结千草，河水却一点也不受寒冷的禁锢，依然流动着。在他最后一次度过那条河时，也是最冷的时候，只有渡过河，离开家乡才会有希望。河水寒意刺骨，森森的凉意沿着大腿一点一点往上渗透。

如同现在一般，他也是在趟过一条寒冷的河，趟过才能看到希望。猎猎的风，风声飒飒，生命仿佛风中的残烛，脆弱不堪。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天空中还时不时下起了冰雹。为了活下去，他还是抬头看了看那片夜空。果然一片漆黑。只有雪山光亮洁白的雪顶反射着若隐若无的光。

不过，他总归是看到了什么。天边是一片红色，粲然若焚。像是一场大火，火苗忽高忽低，仿佛要吞噬一切。想起火，他想到了家人葬身的炮火，想到了那场熊熊燃烧的火，那摧毁一切的火，想到了自己也将葬身的火。这些残忍残暴的火，比起寒冷的雪山更让人心底发凉。而为了躲过这些火，冒险来到另一个极端的雪原难道不是逃避吗？

火是一切的源头也是一切的结束。长征不是逃避，而是为了淬炼更猛烈的火，这火不是来势汹涌，而是生生不息，是坚韧挺拔的红色火焰，是与残暴压迫的火性质完全不同的火，在雪原上也不会熄灭的刚柔并济的火。夜空中黑漆漆一片，他的眼睛仍然不能完全睁开，但又实在想看看那片星光，既然看不见，只能更加狂乱地想象夜空中的一片火。只有想到火，才能活下去，才能战胜这一片雪原。火是仇恨，是解脱，是胜利，火燃烧后的天空会有几颗凄绝的星星，那也会是他们的希望。

长征中雪山顶的夜空，尽管宇宙浩瀚，却仍然不能从这里的夜空窥见一角。浪漫与孤寂都在这片夜空失去了语言。生命在夜空下悄然逝去，埋葬在了这片风雪之中，失去了名字。火还在熊熊燃烧，只有革命的希望，如同夜空中的星星，举着点点火焰，以势不可挡之势，成燎原之态。

他最终还是葬在了一片火中，他的身体被烧成了尘土，一路飘扬，只想去看看夹金山的夜空，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片星辰。但至少他知道，这夜空中有一片看不见的火，仍在烈烈燃烧。

(三) 写给百年转型的中国

老祖母的故事

百年转型的中国即百年改革的中国，转型是对于从前的封建农业社会而言。实际上，没有体会过封建社会的我以及无法亲身参与这个转型变革的我自然无法说清楚中国转型的种种。我只能以一个普通女孩的视角谈谈我对中国转型的感受。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那时候，村里的一些人还住着泥土筑成的房子，好一点的人家可以住水泥房。爷爷奶奶又种地又养猪，也赚不了多少钱，所以他们每隔一天就会去镇上的赶集买东西给我。

村里的老人有些还记得以前斗地主的经历，然而我想说说家里的老祖母。她是妈妈的奶奶。听妈妈说，老祖母嫁给老祖父的时候，他们家还是富农，但后来由于斗地主家道中落，老祖父英年早逝，只留下老祖母和六个孩子。

六个孩子好不容易抚养长大，老六趁着去广州打工的热潮便去了广州，然而这一走却杳无音信，再也没有消息。大家都猜测可能是被那时候的黑心贩子给拐走了，却不敢让老祖母知道这件事情，只有老祖母还期盼着自己的孩子某一天会回家来的。老五早年进矿洞也落下哮喘，后来也先一步离开了老祖母。

老祖母的几个孩子为生计所迫，也都离开了老祖母去了外省打工，给别人干各种杂活或者进厂做工，而且那时候村子里的人大部分都去了广州。从前历史书上常说改革开放。然而究竟什么是改革开放呢，是深圳的大变革，广东的制造业发展，只有从老一辈的故事里，我瞥见了改革开放的一角。

老祖母老了，皱纹深深地刻在她的脸上，连那些风霜和沧桑都无法形容她遭受的苦难。她已经送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我从她的身上，仿佛看见了她们那个时代的悲哀。她正值封建社会到如今民主社会的转折关键期，她的孩子正巧碰见了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热潮。然而，那时候的中国，还是贫困混乱，生育混乱。由于穷，青黄不接的穷，老祖父死了，只留下老祖母。由于穷，生活压迫的穷，老六老五不远万里去打工，农村出去的他们老实忠厚，却被骗，被压迫，被剥削。所以，是为什么？是因为前进总要付出一些代价，因为发展也要伴随着混乱。

老祖母的遭遇并不是个体的遭遇，她的悲哀也并不是个体的悲哀，她的后代仍然在和贫困和资源的匮乏做着斗争，他们大部分只接受过小学的教育，或者根本没有受到过教育。他们第一次小心翼翼惶恐不安地踏出去那个村庄，他们拍拍裤腿上的泥泞，在大城市谋求生存，留下孤寡的老人和留守的孩子。还有一些在那时候出生的女孩，仍然受着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的残害，封建的外壳虽然已经褪去，然而它的思想仍旧如此的根深蒂固。

好在，后来的中国开始飞速的变化。

外公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外公家的情况也越来越好。两个舅舅事业有成，在城里面买了房子。可惜的是他们和老一辈人总是有着交流上的鸿沟。再后来，曾经买个摩托车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现在家家户户都有着自己的汽车。而我呢，因为读书，一点一点地到了更好的环境里，最后又来到了杭州读大学。高铁，飞机，火箭，嫦娥号，天和舟，中国的发展大家都有目共睹。我感谢它的发展，因为这样，我有了读大学的机会，有了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

然而老祖母由于子女众多，却在年老的时候辗转在子女之间，大家都不愿意照顾老人。所以我常常想起老祖母，感到悲哀，既是因为本来的悲哀，还以为我始终感到她的一生就像是被蒙在了一层灰暗的薄膜当中，隔绝了她与机遇和幸福，在那时候，她根本没有机会创造幸福，她只能接受，接受这个环境，接受这些苦难，她可能也没办法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悲剧。但是，我敬佩她的勇气和毅力。而现在的我们，有各种各样选择的机会和权力，我可以一点点的分析探求这个世界的面目，我们可以自由自在的发展。

所以那些贫穷和苦难的老一辈的故事，难道就这样被我们抛之脑后吗？

最后我时常回忆起祖母的小院子，院子很小，陪伴她的只有那只老橘猫，它总是贪婪的摊在老祖母脚边，耷拉着脑袋。老祖母很慈祥，也很勤劳，即使老了还会去田里劳作，即使老了也仍然记得我们这些小辈的名字。她总是从一个小罐子里拿出冰糖给我们吃，那一小块晶莹剔透的雪白的糖，含在嘴里可以甜上好久。但，这种甜她又是否体会过呢？我想她可能从前也幸福过吧，这种幸福也是希望支撑她走过了这么多无助的岁月。

或许那正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她端坐在鲜艳的花轿上，头上盖着红盖头，低头摆弄着手指，紧张地等着娶她的人。徐徐，轿门开了，那个没有留下面容和名字的男人，那个只被她记得的人，此刻就在那一层薄薄的红布之外，她抬头，又低头，眼波流转，浅笑嫣然，这一笑，胜过了一切的灰暗，明亮了这漫漫的一生。